

中国书籍出版社

吕长鸣 著

红楼梦里的北京土语

金煜题签



红楼梦里的北京土语

金瓶梅词话

吕长鸣 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红楼梦里的北京土语 / 吕长鸣著.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1. 9
ISBN 978 - 7 - 5068 - 2581 - 8

I. ①红… II. ①吕… III. ①《红楼梦》研究②北京话—研究
IV. ①I207. 411②H172.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91205 号

责任编辑 / 高 雅

责任印制 / 孙马飞 张智勇

封面设计 / 李万军

出版发行 /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 (邮编: 100073)

电 话: (010)52257143(总编室) (010)52257153(发行部)

电子邮箱: chinabp@vip.sina.com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 29.75

字 数 / 270 千字

版 次 / 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 4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北京土语与《红楼梦》

——聊聊《〈红楼梦〉里的北京土语》



北京话虽属古代北方官话，但只是在北京地区流行的一种方言。

北京话的流行区域并不是很大，严格地讲就是老北京的内外城和环绕老城城墙的周边地区。即使在上述的这一区域中，各城区的口音也还是有一定区别的。如朝阳门外的老住户与宣武门外的老住户，虽说都是纯正的京腔京味，但您要是仔细听的话，两地老人说话时的发音还是能感觉出有一点点区别。究其原因，与历史上北京城里的交通不便有直接的关系。清朝以前，北京城里的交通工具只有骡马轿车，后有人力车。居民相互往来多是步行，远不如现在这样方便。特别是由于当时北京城中间地区是皇宫，南起大清门，北到地安门，这一区域东西是不通行的。东西城之间的往来必须绕路皇城外。北城的需绕行北皇城根儿（大概位置在现在的平安大道）。南城的需绕行大清门以南的内城南城墙根儿和东、西江米巷（大概位置在现在的毛主席纪念堂南侧和东、西交民巷）。

如果以外地朋友认可的北京话来讲，可以将北京话流行的地理区域放大一些。

南边最远可以到南四环路附近。北京历史上有一句俗语叫做“怯良乡”。历史上北京地区曾设良乡县，大致的区域就在现在的大兴区和房山区。良乡县的最北边就在现在的三环路草桥、西铁匠营一带。“怯良乡”意思就是说，良乡县的居民是有口音的。如“火灭了”，北京话说为“火 miè 了”，“灭”字读四声，但良乡的一些老住户则说为：“火 miē 了”，“灭”读为一声。良乡县还有自己的方言词汇，如炒菜时放的盐少了，北京话说为“菜淡了”，而良乡人则说“菜薄了”；北京城里称父亲的姐妹为“姑”或“爹”，良乡人则称为“娘”。

北京话流行区域的北边应该不超过北苑附近。因为来广营、回龙观等地的老住户就有点儿口音了。

北京话流行区域的东边最远不超过东五环路。东五环路以里的高碑店、黄杉木店等地区的老住户，口音即与北京城里的有一定的区别，所用词汇中也有些不同了。如“夹子”，老北京人读为“夹子 jiǎ zi”，“夹”为一声；但高碑店附近的老住户将“夹子”读为“jiá zi”，“夹”读为二声。再如将“回家”说为“走家”，喝酒时将“干一杯”说为“走一杯”。

北京话流行区域的西边可到西山脚下大致在西六环附近。之所以西边能够远一些，应该与当时清政府的八旗在西山脚下多设旗营有一定的关系。

当然，这只是一个大概的区域，凡是大清国八旗兵丁驻扎的地区，只要这些旗人是从北京城调过去的，基本上该区域的语言就是京腔京味，并保留至今。如北京南苑的团河行宫一带，虽在南五环路以外，但附近居民的口音依旧是京腔京味。这与历史上当地居民多由城里迁移过去有关。

有趣儿的是，这种现象还出现在河北省的承德市。上世纪 80 年代我去承德，发现在承德市避暑山庄附近，有一个小的区域范围里的老住户，说话口音近似于京腔京味。估计这个地区老住户的先人，当年是随着清朝皇室从京城到围场“木兰秋狝”，或到避暑山庄提供服务而去承德的，最后落户于承德。这种现象不知现在是否还保留？

二

北京话虽是北京地区的方言，但是其形成是复杂的，既有中原固有的语音、词汇，又有草原蒙族的语音、词汇，同时还有大清朝的满族统治者的满语语音和词汇。

北京是一座古老的城市，自商周以来就是中国北方的重要城市。在其历史上，曾长期作为国家的都城、陪都。不算蓟、燕诸侯国的国都蓟城，单从 938 年，北京为辽的陪都开始计算，已经是千年的古都了。北京由于其地理位置，一直是中国北方的文化、军事重镇。北边游牧民族视北京城为问鼎中原、一统霸业的跳板，中原民族则以北京城为抵御北方游牧民族侵扰的基地和征讨他们的桥头堡。历史上北京城是“铁打的城市，流水的主人”。从元朝开始，北京城真正成为了“天下之中”，一直作为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

北京话的发音独成体系，并有自己独享的语言单词。

北京话流行使用的年限至少可上推至元朝。我们可以从当时流行在大都地区的元曲中看到老北京话的痕迹。元曲中有一些词汇无论发音还是词义都与目前流行使用的北京话相同，如关汉卿的《窦娥冤》中使用的：“我问他借了十两银子”、“媳妇儿守寡”、“张驴儿”、“怎生这早晚不见回来”、“你爷儿两个”、“想羊肚儿汤吃”、“这哭声儿”、“慢慢地寻思”等词汇与现行

北京话没有区别，至今仍在北京地区流行。

各个民族入主北京，必然将自己的语言、词汇带到北京。辽、金、元等朝代的游牧民族在北京的时间相对较短，所以留下的词汇较少；清朝满族入主中原，统治中国近三百年，所以自己的家乡话便在北京地区扎下了根，逐渐与北京地区的土语融在了一起。大清国的满洲八旗中，还有许多其他少数民族。到目前有史可查的就有俄罗斯、达斡尔、蒙古、维吾尔、藏族等多个少数民族。正是由于这些历史原因，老北京话不但发音与周边地区不同，同时还有许多取自于少数民族的词汇，形成了独有的词汇，如蒙古语的“胡同”，满语的“萨其马”、“瞎勒肋”、“各色”等单词变为了北京话的独有词汇。还有一些不易考证的词汇，如“鼠迷”，据说这是回族的语言词汇的译音；“耷拉”则是女真族的词汇直译。

北京话的形成与这些人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有关系，同时与全国各个地区迁移到北京来居住的外地人也有着直接的关系。

北京是一个大城市，是“天下之中”，所以官僚阶层调动升迁、各地士子科举应试、全国各地的客商寻找商机、外藩前来朝拜天朝等活动都要前往聚集京城，人员来往频繁。如近代历史上清朝、民国一些著名的人士多为外地精英。大清重臣刘统勋、刘墉父子是山东人，大清重臣、民国总统袁世凯是河南人，民国代理总统冯国璋是河北人，维新变法的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是广东人，吴裕泰创始人吴锡卿、张一元的创始人张昌翼都是安徽人，全聚德创始人杨全仁是河北人，同仁堂的先人是由宁波进京的。这些人举家迁京，到京城闯天下，家乡的方言土语肯定会带到北京。如山东省胶东地区方言中的“小力本”，东北地区的方言“白话”、“刮拉”、“日头”、“老鸱”，河北东北部地区的唐山方言中的“忒”，等等。据说北京话的“挺尸”是南方江浙一带的“睡觉”发音，现代北京话称父亲的哥哥为“大大”，也是江浙一带的发音。这些外地地方方言词汇流入北京后，丰富了北京的土语词汇，并被居住在北京地区的市民所接受。日常生活中，北京地区的居民用北京的口音说出这些词汇，日久天长，这些词汇演变成为了北京土语里的词汇。

三

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的变迁，作为一种地方区域内的语言发音、特色词汇的改变是不可避免的。北京话也是如此。现实生活中，传统意义上的北京话已经在逐步地消亡。

一种地区方言能否保留，关键在于这种方言是否有其使用、流行的语言

环境。北京土语现在已经缺乏这种语言环境了。

1949年建国以后，国家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普通话。普通话是以北方汉语的语法和北京话语音为基础的。由于普通话的发音与北京土语的语音极其相近，所以普通话在北京地区的推行极其顺利。北京话的发音逐步被普通话的发音所代替。如“学”一词的发音，老北京人多说为“学 xiáo”。如“你这孩子就是不学（xiáo）好”；“理顺”的“理 lǐ”，北京人说为“lǚ”。如“这（zhèi）事儿得好好地理（lǚ）一理”。推行普通话后，“学 xiáo”、“理 lǚ”的发音便逐渐地消失了。北京话中的儿化音较多、一个词的最后一个字读为轻声的较多，如“褒贬”、“老子”、“单薄”、“爷们”等词的第二个字都发轻声；“斗方儿”、“过道儿”、“前几个”等词都读为儿化音。但普通话中这两种现象很少，所以这两种发音方式也在逐渐地减少。

推广普通话发音的同时，汉语的词汇也在逐步规范。因此大量的北京土语单词被普通话的规范词汇所代替。如：“公母俩（两口子）”等老北京词汇已经彻底不使用了；如“逮（dǎi）住个当口儿（抓住个机会）”、“忒好了（特别好）”等老北京话的特有词汇，也在逐步消失。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北京城市的发展，传统意义上的老北京话更加缺乏最基本的语言使用环境了。

随着北京现代化建设步伐的加快，大量人口迁入北京，与北京老市民混居，各地的方言被带入了老北京话使用地区，在部分区域中，语言“反客为主”，北京话成了这些小区域中的少数人的语言了。如中央、部队在京机关的一些宿舍大院中，由于迁入人口居多，虽说流行的也算是北京话，但这种北京话实际是“改良”的普通话。

近些年来，北京现代化的建设力度越来越大，老城区的老北京居民因自家住房的拆迁改造，逐步迁居到北京城周边的新居民区居住。由于多种原因，近些年来许多外地人在北京购置房产，新建的居民小区中，各地区的人都有，操着各种方言的人都在那里利用对方听得懂的普通话进行交流，纯正的老北京话已经缺少了最起码的语言交流环境。

在单位中，无论是起草公文、撰写讲话稿、会议上的发言、大会上的讲话，这些正式场合都在使用普通话，无法使用老北京土语。如在正式会议上的发言，普通话说：“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机遇”，但老北京话则应说为：“我们可得逮住这个机会”。再如正式谈话中，普通话说：“无原则的争吵”、“关键点”，老北京话则可以说为“瞎钱钱”、“根节上”。由此可见，在单位中，也已经没有使用老北京话的语言环境了。

同时，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地方上的一些风俗习惯在变化，日常生活

中使用的物品也在变化，一些旧的物品在淘汰，一些新的物品在出现，所以与之相对应的土语单词也在发生着相应的变化，一些土语单词在消失，一些新的普通话的词汇在流行。如北京土语中的“尿盆（关防盆）”、“夜壶”、“汤婆子”、“澡堂子”、“拉胶皮”、“代手（抹布）”等早已没人使用了，但“电视”、“微波炉”、“音响”、“洗浴中心”、“司机”等则流入了寻常百姓家。

四

全国统一使用普通话是必须的，即使在皇权时代，官方也在推行官话。但是地方方言土语是一个区域内的历史产物，是这个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这些地方土语的词汇中附带着大量的历史信息。如老北京的“茶卤儿”、“汤婆子”、“澡堂子”、“搪炉子”、“铍子”等，这些词汇就反映出了当时北京地区的生活条件和市井风俗。

由于北京地区的特殊历史地位，由于北京土语发音是全国统一的普通话语言发音的基础，特别是由于现在北京的高速发展，传统意义上的北京土语失去了流行、使用的语言环境，因此，作为这个地方区域的方言——北京土语，应该作为濒危的“历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加以保护。

五

由于北京话的发音无论在清朝、中华民国时期，还是在现代，都是政府推行的“官话”的发音基础，所以用这种语言词汇创造的文艺作品能够被其他地区、操着各种不同方言土语的人群所接受。

老北京既是一座有数千年建城历史的北方重镇，又是一座有近千年历史的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的大都市，所以北京城人才济济，文人辈出。历史上使用北京话创作的文艺作品很多。目前流行于世的用老北京话写成的小说中，最著名的是清代的曹雪芹先生的《红楼梦》、文康先生的《儿女英雄传》，现代作家老舍先生的《四世同堂》、《骆驼祥子》，等等。

《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先生，于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出生在江宁织造府内（南京）。其祖上三代四人任江宁织造郎中。曹雪芹的曾祖父曹玺任江宁织造。曹玺去世后，其子曹寅与孙曹颉（yóng）相继接任江宁织造。但父子也相继离世。由于曹颉无后，康熙皇帝令曹寅的弟弟，曹宣之子曹頔（dì）过继到曹寅一支，继续任江宁织造。

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由于受到清廷内部的皇权之争的牵连，曹家获罪，曹雪芹先生的父亲曹頔被革职，家产抄没，全家进京，曹頔下狱治

罪。曹家进京后，当时的内务府将“京城崇文门外蒜市口地区十七间半房、家仆三对，给予曹寅之妻孀妇度命”。

曹家进京时，曹雪芹先生时年5岁。虽说曹雪芹先生当时说话的口音，肯定是南京味儿，但是到北京后，由于曹家是满洲正白旗包衣，所以接触的亲朋中，肯定旗人居多。旗人是近代北京话使用的主体人群，所以曹雪芹先生很快就能够熟练地使用北京话，并成为了自己的“母语”。曹雪芹先生撰写《红楼梦》时已经近四十岁了，所以用老北京话写作《红楼梦》是没有任何语言障碍的。

一些红学的专家学者对《红楼梦》里使用了大量的北京土语词汇也是持肯定态度。清朝太平闲人张新人在《红楼梦读法》中写道：“《红楼梦》书中多用俗谚巧话，皆道地北语京语，不杂他处方言。”红学家俞平伯先生也曾经说过：“《红楼梦》里的对话几乎全部是北京话，而且是经作者加工洗练过的北京话，真是生动极了。”著名的老北京人齐如山先生，在他的《北京土语》中搜集的两千多个北京土语单词的条目中，约有近百个单词的例句取自于《红楼梦》。

我曾经在网上看到过一段关于《红楼梦》使用北京土语的文章，这篇文章是这样说的：

据语言专家的研究，《红楼梦》里北京话的运用有以下几个明显的例证：

（一）第一人称代词的运用中，“咱们”包括说话人和听话人在内，“我们”则包括说话人和其他人，但不包括听话人，这种现象为北京话特有。

（二）介词“给”的出现，例如“我转给你瞧”，“明儿挑一个丫头给老太太使唤”，都是当年北京话的特点。

（三）助词“来着”也是清代北京话的特点。例如第三回中“你这妹妹原有玉来着。”第三十三回中“当日你父亲怎么教训你来着？”

（四）助词“呢”也是清代北京话里才有的，例如第二十四回中“老太太等着你呢”，第二十三回中“你若看了，连饭也不想吃呢！”而在当时其他方言里往往说成“哩”。

（五）表示劝阻或禁止的否定副词“别”也是北京话特有的，例如第十九回中“别告诉人，连你也不是”，第四十四回中“你可别多心”。

语言学家认为，具备以上五项条件的作品就可以确定为使用了北京话。

我不是搞语言学的，但我很同意这位专家的意见。抱歉的是，我在网上只看到了这段话，找不到作者的姓名。

从《红楼梦》中使用的词汇看，的的确确有大量的北京土语单词，如“挨刀的”、“帮衬”、“巴结”、“编派”、“膈肢窝”、“不中用”、“搪搪”、

“在行”、“张罗”、“着”、“真真的”，等等；的的确确地使用了北京话的儿话音。如“凤姐儿”、“环儿”、“消息儿”、“取笑儿”、“名儿”、“侄儿”、“昨儿”、“今儿”、“明儿”，等等。

《红楼梦》中除了使用了大量的北京土语单词外，还使用了许多流传在北京地区的歇后语和短句。短句如：“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夯雀儿先飞”、“九国贩骆驼”、“和尚无儿孝子多”、“含着骨头露着肉”、“三人抬不过个理字去”、“打墙也是动土”、“大萝卜还用尿浇”，等等。歇后语如：“清水下杂面，你吃我看见”、“提着影戏人子上场儿，好歹别戳破这层纸儿”、“梅香拜把子，都是奴才”、“耗子尾巴上长疮，多少脓血儿”，等等。

六

《红楼梦》是中国古代名著之一，拥有广大的读者。由于红楼梦中使用了大量的北京土语单词，所以外地朋友在读《红楼梦》时，对北京土语的词汇应该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虽说北京话的发音逐渐被普通话的发音所代替；北京土语的特有单词在逐渐地被普通话的标准词汇所代替。但是目前在北京地区，北京话仍旧在相当的范围内流行，一些北京土语所特有的词汇依旧在使用、在流行。如“戗戗”、“斜不楞”、“憋屈”、“并膀”、“傍着”、“魔怔”、“磨唧”、“肋叉子”、“撂挑子”、“鸡贼”，等等。许多外地的朋友到北京后，还是需要熟悉了解这些北京土语单词的含义和使用方法。

为了给外地来京闯天下的朋友提供一些了解北京土语词汇含义的知识，能够熟练地使用北京土语；为了给阅读《红楼梦》的外地读者介绍一些《红楼梦》书中使用的北京土语词汇的含义和这些词汇目前在北京地区流行的情况，我从《红楼梦》的书中采集出了一千二百余个具有北京地区特色的单词、短句，编纂了《〈红楼梦〉里的北京土语》一书。对这些单词和短句，我都根据书中的前后内容，对每个词编写了词义，然后介绍了该词在书中何处使用；再介绍该词目前在北京地区使用的情况，并编写了例句。

全书采集的一千二百余个具有北京地区特色的单词和短句，凡是在前八十回采集出来的单词、短句，均以《脂砚斋庚辰本》为主，参照《脂砚斋己卯本》；凡是在后四十回采集出来的单词、短句，均以1955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为主，参照亚东图书馆出版的《红楼梦》。1955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的前言中写道：“本书是采用修改较多的‘程乙本’为底本来重印的”。所以也可以说，后四十回是以“程乙本”为主，参照了亚东图书馆出版的《红楼梦》。

凡是采集于《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本）》的前八十回的《红楼梦》例句中，除了个别文字有改变，如“代玉”改为“黛玉”外，基本上都是按照原书抄录上的。在这其中，有些文字为当年抄书者使用的通假字，或抄录时的错别字。如第四十一回中“只见妙玉亲自捧了一个海棠花式雕漆填金云龙献寿的小茶盘，里面放一个成窑五彩小盖钟，捧与贾母。”中的“钟”字；第八十八回中“将近三更，凤姐似睡不睡，觉得身上寒毛一乍，自己惊醒了，越躺着越发起渗来，因叫平儿秋桐过来作伴。”中的“渗”字；第二十六回“晴雯偏生还没听出来，便使性子说道：‘凭你是谁，二爷吩咐的，一概不许人进来呢！’”中的“付”字等。按照现在的规范汉字的使用均为错别字，为了尊重原书，例句基本都是按照原书抄录上的。

《〈红楼梦〉里的北京土语》中采集的北京话单词中有一些单词与其他地区的方言单词有相同之处，特别是与北京周边地区的一些县市的方言土语相同。这主要是由于这些市县，在历史是属于大北京地区区域的，即京畿地区，归属顺天府管理。只是现在由于行政区域的划分，成为了不相隶属的行政区域。由于这种原因，北京土语中一些词汇的使用和这些地区是一致的。再有就是前面已经谈过的，由于北京的人员交流很频繁，历史上就是一个移民城市，所以北京话中的许多单词来自全国各地。如前面所说的山东胶东方言“小力本”，东北方言“白话”、“刮拉”、“日头”、“老鸱”，河北唐山方言“忒”，等等。这些词除了在上述地区和北京地区使用外，其他地区是不使用的。所以这些词对其他地区来说，仍具有北京地区的特色，所以也被采集进来。

自己打小儿生活在皇城根儿下，对北京文化有着直接的了解。但自己不是语言学家，从《红楼梦》中采集的北京土语单词、短句，所依据的都来自于自己的生活经历。

自己编纂的这本《〈红楼梦〉里的北京土语》，主要就是想用文字，尽量将老北京土语中的词汇保存下来，能够传承下去，使得我们的后代能够通过文字，了解老北京土语的点滴。自己编纂的这本《〈红楼梦〉里的北京土语》，也是想将老北京的土语介绍给全国各地喜欢北京土语的朋友。如果这本书能够对外地的《红楼梦》读者起到一点了解北京土语的作用，能够为现在到北京创业的外地朋友学习、使用北京土语起到一点作用的话，那将是我莫大的荣幸。

自己生在北京、长在北京，生活在北京，对北京的一草一木有着深厚的感情，对老北京的文化充满着感情。我热爱北京，热爱北京的所有文化，自己将尽最大的努力，为保存北京文化尽一点儿力量。

我爱北京

我的祖籍不是北京，但我是在北京城里出生的，是在老北京的大杂院里、在胡同里、在皇城根儿下长大的。成人之后，也一直工作在北京，生活在北京。

多年来，由于工作上的原因，我经常到全国各地出差。在与外地朋友接触的时候，我有一种感受，那就是很多外地朋友对北京的文化十分喜爱。他们在和我聊起北京时，总是兴致勃勃地聊北京的历史、北京的古迹、北京的民俗、北京的土语、北京的食品，一句话，他们喜欢聊北京的各种文化现象。说起来很惭愧，逢到这时，自己便感到很露怯，我虽然生在北京、长在北京，对北京的文化也有一些了解，但是这点儿知识，禁不住外地朋友的刨根问底，有时只能拿其他话题混过去。细想起来，自己对北京的文化虽然有一点儿了解，但只限于直观，从没有认真地琢磨过。与这些喜欢北京文化的外地朋友相比较，自己倒成了“北京盲”。

近几年来，可能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开始关注起北京文化、琢磨起老北京了。不琢磨不知道，一琢磨不得了。自己没有想到的是：几十年来，自己的成长、工作、生活，竟和“老北京的文化遗产”缠绕在了一起。“黄鹰抓住了鹤子的脚，两个都扣了环了”。但是正因为自己对周边的环境太熟悉了，所以从来就没有感觉到自己与“北京的历史”一直生活在一起；从来就没有意识到“北京的历史”一直“陪伴”着自己。用一句修改过的古语，估计能够形象地说明出现在自己身上的这种现象。——“在北京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

自己仔细地回想回想这几十年的经历：

在自己来到这个世界后，刚能够听到外界声音的时候，首先听到的就是亲朋们那京腔京味的呵护之声；听到的就是从那蓝天之上传来的清脆浑厚的鸽哨声儿；听到的就是从那院子里传来的空筝声儿、风车声儿和那高亢的京胡声儿，听到的就是从那院外大街上传来的舒缓的、透着安逸的商贩们的吆喝声儿。

在自己能够睁开双眼，观察到外部世界的时候，首先看到的就是自己家居住的灰墙灰瓦的大杂院；看到的是这个大杂院的广亮大门、二道门和游

廊；看到的是那南院的倒坐儿房，中院里坐落在三层台阶之上五间大北房和两侧的厢房、耳房，后院的北罩房和坐落在跨院里的轿车房儿。

这个居住了二十多户老百姓的大杂院儿，是一座典型的老北京四合院儿，这座院子历史上是大清帝国光绪年间的太医府邸。在这座院子四周，也都是“老北京文化的遗产”。院子的西侧是大清太医院的药王庙，大殿屋顶之上覆盖的是黄色琉璃瓦；院子的东侧与“中国铁道之父”詹天佑先生的故居隔河相对；院子的北墙儿就是大明朝兵将司的南墙儿。

在自己能够离开大人的看护，自个儿到大街上玩耍的时候，站在这座大杂院儿的广亮大门前向四周望去，向前看，隔着马路是一道高于路面数尺、残缺的墙根基。您可千万不要小视这道残缺的墙根基，它就是明清两朝皇城北城墙的根基，这可是真正的“北京皇城根”；向东望去，数十米开外就是大元帝国重要的漕运河流——著名的玉河和河上的东不压桥，还有河边的玉河庵和福祥寺；向西望去，就是明清皇城的北门儿——地安门，是清朝太监的养老院——安乐堂，再远处就是北海、什刹海。

在自己和发小们游戏的年代里，我们曾经瞒着家长，跑到鼓楼下面的高台上拍过洋画儿、抽过“三角儿”；曾经翻墙进入过药王庙，在大殿的台阶上晾晒过用于打弹弓的泥弹；曾经在景山公园的寿皇殿里学习过下围棋，在观德殿里租借过图书；曾经跑到大清国的僧格林沁王爷的祠堂大院中嬉戏过；曾经偷偷地钻进过隆福寺、福祥寺的大殿里面；……

在自己走进学校后，学校的校园和周边的建筑物，历史上全都是为“吾皇万岁”服务的“后勤部门”。有为皇帝培养秀女、挑选秀女做服务工作的妞妞房儿；有为皇家制造炸药的火药局；有为皇宫里的服装、餐饮等部门服务的织染局和酒醋局；还有为皇宫存放门帘子的帘子库，存放蜡烛的蜡库；……

在自己曾经学习、进修过的几所高等学府里，透过教室的窗户，可以看到大明朝万历年间修建的慈寿寺的永安万寿塔。慈寿寺虽被毁，但这十三层宝塔却历尽数百年风雨而岿然屹立；课间休息，可以围着明朝万历年间，为中国人带来《几何原本》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的墓园绕上几圈；在校园漫步时，看到的是未名湖旁的“一塌糊涂（一塔湖图）”和大清重臣和珅的私人花园。

在自己曾经工作过的每一个单位中，我的周边几乎全是老北京的历史文物。我曾经在明、清两朝的皇家粮仓里工作过；曾经在大清国紫禁城内务府武备院的旧址上盖起了新的办公场所；曾经在大清国“父子两代中堂”的刘统勋、刘墉（刘罗锅）的府邸里处理过公务；……

在自己曾经居住过的几个院落周边，有北药王庙、天仙庵、满洲八旗的“经正书院”；有鼓楼、钟楼、宏恩观、广济寺、嘉慈寺；有当年设有中共北平地下党地下电台的院落和杨昌济（毛泽东岳父）故居；有大清朝的庆亲王府邸、涛贝勒府邸、恭亲王府邸；有东四牌楼和大清朝九爷府；有元大都的光熙门儿、太阳宫和望京台；……

在自己喜欢的食物中，豆汁儿、爆肚儿、灌肠儿、麻豆腐、炒疙瘩、卤煮火烧、炸酱面等这些上不了大雅之堂的食物永远名列前茅，似乎永远也吃不腻。

在自己使用的语言中，虽然平日里所说的多为普通话，但是具有北京特色的词汇，如“今儿”、“明儿”、“跳踏 tiào ta”、“一脑门子官司”、“鼠迷了”、“崴泥了”、“耷拉膀了”、“别介”、“隔壁 (jiè bi)”、“压根儿”、“凑合”等总是脱口而出。

.....

仔细地想一想，自己这么多年的经历似乎在永远提醒着我：

是老北京的文化哺育了我、教育了我，使我健康地成长；是老北京城的一切，为我提供了人生精神的和物质的需求，让我笑看人生。

我打心眼儿里热爱着老北京，眷恋着老北京。无论在何时、何地，我都无法忘记老北京。我和老北京融为了一体。

凡 例

1. 本书中的条目按照该条目单词、短句的汉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排序。第一个字母相同的按照第二个字母排序，依次顺延。同音字按照声调排序。

2. 每个条目单词、短句均采用加粗体。

如：**巴结**（bā jie）

3. 每个条目单词、短句的词义解释均采用加粗体。

如：①**努力向上的意思**。

4. 每个条目单词、短句多使用一个例句，凡使用多个例句的，每个例句前用“◆”符号表示。

如：◆<86>袭人笑道：“并不是我多话。一个人知书达礼，就该往上巴结才是。就是心爱的人来了，也叫他瞧着喜欢尊敬啊。”◆<118>宝钗点头微笑道：“功名自有定数，中与不中，倒也不在用功的迟早。但愿他从此一心巴结正路，把从前那些邪魔永不沾染，就是好了。”

5. 每个条目单词、短句为多义词时，每一种词义前用①、②……表示。

如：①**努力向上的意思**。②**虽有困难，但还勉强凑合的意思**。③**极力奉承、讨好的意思**。

6. 每一个条目单词、短句后所注的汉语拼音中，凡没有注明声调的均读为轻声。

如：**巴结**（bā jie）

7. 每一个条目单词、短句后“< >”中的数字，表示该条目单词、短句采集于《红楼梦》里的章回数。

如：<86>

注有“<1>、<2>、……、<80>”的单词、短句均采集于《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本）》；注有“<81>、<82>……、<120>”的单词、短句均采集于1955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

例句前的“《红楼梦55》”表示该单词、短句虽然是在前八十回使用，但使用的例句则是采集于1955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

8. 凡是采集于《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本）》的前八十回的《红楼梦》例句中，除了个别文字有改变，如“代玉”改为“黛玉”外，基本上

都是按照原书抄录上的。

9. 每一个条目单词、短句均注明了该单词、短句现在的使用情况。

10. 每个单词、短句还编写了现在使用的例句。

例句：

巴结 (bā jie)

①努力向上的意思。

《红楼梦》例：◆ <86> 袭人笑道：“并不是我多话。一个人知书达礼，就该往下巴结才是。就是心爱的人来了，也叫他瞧着喜欢尊敬啊。”◆ <118> 宝钗点头微笑道：“功名自有定数，中与不中，倒也不在用功的迟早。但愿他从此一心巴结正路，把从前那些邪魔永不沾染，就是好了。”

“巴结”的读音与书写没有变化。该词现在仍为此意，但这种含义现在已经不使用了。

②虽有困难，但还勉强凑合的意思。

《红楼梦 55》例：<64> 贾珍笑道：“你还当是先呢，有银子放着不使。你无论那里借了给他罢。”俞禄笑回道：“若说一二百，奴才还可巴结，这五六百，奴才一时那里办得来？”

“巴结”的读音与书写没有变化。该词现在仍为此意。

例：老赵的负担很大，两边的老人都要靠他扶养，孩子又上大学，日子过得挺巴结的。

③极力奉承、讨好的意思。

例：小赵这个人干别的不行，巴结领导倒有一套。